



繁華畢竟歸搖落——也談張蔭桓

「開卷有得」之二

蔡登山 ◎ 文字工作者

在晚清人物中，若以才識之卓越、仕途之坎坷、死事之壯烈而言，當推張蔭桓。他早年曾參加科舉考試，但連秀才都未考取，遂摒棄八股文，改究心於洋務。到了同治三年（1864年），他以捐納的方式，奉派到山東聽候調遣，才總算踏上仕途，這時他已二十七歲了。他深為巡撫閻敬銘及藩司丁寶楨所器重，先後延其入幕，掌筦文牘，極為信任。張蔭桓雖非科第出身，但詩文書畫，無不擅長；又生於廣東海隅，感染到西潮的衝擊，曾與西人講求泰西政情及礮臺機器的技能，在當時而言，確是一位學貫中西，能開風氣之先的嶄新人物。同治八年，他以道員分發湖北候補，湖廣總督李瀚章對其並沒有重用，在他給荆山書院山長王柏心的信中說：「此間枹鼓不鳴，大可藏拙，雖復涉獵文史，而鹽車之質，牛蹄之涔，迄無是處也。」其不得意可知。

同治十一年，張蔭桓在丁寶楨的極力推薦下，到山東籌辦海防，這是他辦理洋務之始。光緒二年（1876年），李鴻章因英國翻譯官馬嘉理在雲南騰越被戕案，出任為全權大臣，至煙台與英國公使威瑪辦理交涉，張蔭桓因助理交涉，獲得李鴻章的賞識，不久就以道員加按察使銜，署理登萊青道，大大重用了。光緒七年，他擢升至山東鹽運使，其後又簡放安徽徽寧池太廣道。在山東與安徽兩省政績極為卓越。光緒十年，中法越南戰爭爆發，清廷在急需延攬外交人才之際，張蔭桓再度以「才略瑰異，洞識世務」受到薦舉。被光緒皇帝召見，賞給三品卿銜，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學習行走。這是張蔭桓置身中央行政機構參與外交之始，而且由外官內調，不久便又補授太常寺少卿，更是一種非常的「特擢」。時距他分發到湖北，業已十五年之久，雖說仕途一帆風順，卻也不無遲滯，並不如論者所說的那麼迅捷。

張蔭桓以外職崛起，既無門蔭，亦未及第，即使苟安保全，不露鋒芒，也難久安於位，何況他機鋒四露，驕縱攬權，於是在總理衙門僅三個月就被參而離開了。而內閣大學士徐致祥更極力反對他出任太常寺少卿，以「名器不可輕假」要求朝廷收回成命。在這種所謂「清議」的壓力下，張蔭桓被降調為直隸大順廣道。但不久他就受到李鴻章的奏薦，在光緒十一年六月奉旨以三四品京堂候補出使美國、西班牙和秘魯三國。光緒十六年，張蔭桓返抵國門，再次出署總理衙門。此後數年之間，他先後出任禮部侍郎、戶部侍郎，並兼管錢法與三庫事務，同時加賞尚書銜，一身兼負外交與財政重責。

光緒二十年甲午戰爭爆發，中國海軍敗潰，張蔭桓與湖南巡撫邵友濂赴日議和，由於國書上沒有全權字樣，為日人所拒，始由李鴻章以全權大臣於次年前往復議，其重要決策，仍時時諮商於張蔭桓，電文往來不絕。

至於償日賠款，廷議大借外債，一次償清，李鴻章主張借俄款，張蔭桓主張借英款，兩人相持不下，而英俄亦競爭至烈，所附政治條件，均極苛刻。後來兩者都沒採納，改由赫德議借商款一千六百萬鎊，以鹽厘作抵，經張蔭桓直接奏准而定議，於是御史胡孚辰參劾張蔭桓受賄二百六十萬與翁同龢平分，慈禧大為震怒，下旨查辦，由於缺乏佐證，終無法以借款事治罪張蔭桓。此時已是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初六日，而翁同龢早在十天前被罷黜，命其開缺回籍。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件極關重要的大事——戊戌政變即將發生。

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，慈禧重新「訓政」，清晨一支武裝騎兵，封鎖張蔭桓府第的東西巷口。當時張蔭桓尚在家中，看到這幅情景，正納悶著查封的原因。忽聽得一陣吶喊傳入耳中，才恍然醒悟官兵正在搜捕康有為。心中雖有不安，仍到部上班。初七日，張蔭桓隨班上朝，太后下令廖壽恒擬拿辦康有為諭旨。廖壽恒隨即擬妥，呈給皇上，皇上轉呈太后，太后閱畢乃遞交皇上，皇上手持諭旨，目視群臣，躊躇良久，始行發下。這一日表面上是平安無事，事實上拿辦康有為的諭旨已電寄天津的榮祿，著榮祿於火車到達及塘沽一帶，嚴密查拏；並著李希杰、蔡均、明保於輪船到時，立即捕獲。初九日，「諭軍機大臣等，張蔭桓、徐致靖、楊深秀、楊銳、林旭、譚嗣同、劉光第等均先行革職，交步軍統領衙門，拏解刑部治罪。」張蔭桓終於與戊戌六君子同時被捕。

張蔭桓被捕消息傳出後，北京外國人士均為之震驚。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曾致函李鴻章極力營救，宣稱張蔭桓職位既高，又為歐人所熟知，若以莫須有的罪名殺之，將有極不良的影響。同時他又與日本駐華代理公使林權助商議，請當時正在中國的日本外相伊藤博文設法援救。他們透過李鴻章威脅慈禧，宣稱如果張蔭桓被殺，列國將出面干涉。慈禧迫於情勢，乃於八月十一日下詔，謂「張蔭桓雖經有人參奏，劣跡昭著，惟尚非康有為之黨，著刑部暫行看管，聽候諭旨。」十三日，六君子以「大逆不道」論斬。十四日，張蔭桓以「居心巧詐，行蹤詭秘，趨炎附勢，反覆無常」的罪名被發配新疆。

張蔭桓前往新疆途中，按照朝廷諭旨，沿途經過地方，各省督撫均選派官員押解，「入境出境，隨時詳報」，可見監管之嚴。學者馬中文指出，究其原因，除外國公使營救引起清廷的警惕外，當與英國人莫理循謀劫張蔭桓的計畫有直接的關係。莫理循與張蔭桓私誼甚深，他一方面向英國公使竇納樂發出呼籲，請求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和支持外，另一方面，他又找到了張蔭桓的親信梁誠，希望他設法與張蔭桓取得聯繫。但除了竇納樂拒絕援手外，張蔭桓也堅決反對這樣做。因為他不能允許外國人來干預中國朝廷的司法過程。謀劫之事雖未成，但風聲波及於外，傳聞四起，使得清廷採取嚴防的措施。



幾經輾轉，張蔭桓於光緒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始抵達新疆迪化。但一年後的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，清廷寄諭云：「已革戶部侍郎張蔭桓著即正法，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饒應祺知之。」新疆巡撫饒應祺不敢緩辦，張蔭桓遂於七月二十六日被戮於戍所。

戊戌變法失敗，慈禧重行垂簾，大挈新黨的當口，張蔭桓以「莫名所以」的罪名，流放新疆。兩年後，庚子拳匪之亂，卻又被矯詔（或者是密詔）處死。朝旨不宣其罪而亂命殺人，且戮之唯恐不速。其獲何罪，需斷首新疆，史書中似乎找不出確切的原因。

與張蔭桓有舊的吳永在《庚子西狩叢談》一書中，認為張蔭桓以進獻禮品，致失慈禧太后歡心。據其說光緒二十三年張蔭桓使英回國之時，購有兩枚寶石，一是「紅披霞」，一是「祖母綠」，準備分獻兩宮。紅寶石進呈皇上，綠寶石貢奉太后，在價格上言，綠勝於紅。按當時的通例，但凡京外大員進奉，必先經過太監李蓮英之手，呈明太后以後，方始進獻皇上。因此，在進獻時，必須另備一份重禮，以酬謝李蓮英的轉呈。張蔭桓平素已才高氣傲，並未把李氏放在眼內，更何況寵遇方隆之際呢？而李蓮英對張蔭桓的目中無人早懷恨意，這次又無餽贈，自然恨意更濃了。當慈禧拈視貢品時，李蓮英在旁冷言道：「難得他如此分別得明白，難道咱們這邊就不配用紅的嗎？」按中國俗例，嫡庶衣飾用紅綠區別，正室可穿紅裙，做妾就只能用綠。慈禧以西宮出身，極忌諱此事，李蓮英一語刺中要害，慈禧也不覺惱羞成怒，深信張蔭桓確有譏諷之意，於是憤怒地退還兩份貢禮。此事在翁同龢丁酉日記九月二十六日記之：「張蔭桓到京，召對四刻，有進獻物。」接連幾天都有提及，但進獻何物則無說明。不久太后震怒的消息就很快的傳開了，對於嫉恨張蔭桓的人來說，這是一個落井下石的大好機會，果然，很快的張蔭桓就以借款一事再度被參劾了。

其實張蔭桓的被流放乃至被殺有著相當複雜的關係。他後來被捲入戊戌政變的漩渦中，其實是與他力主變法有關。康有為、梁啟超及殉難「六君子」的事跡，多為後人所熟知與推崇，但對張蔭桓一生的功業，後人多半忽略，事實上他是戊戌變法的實際推動者。在戊戌變法期間一舉劾倒禮部六堂官而名噪一時的王照就認為：「是時德宗親信之臣，以蔭桓為第一」，而黃秋岳在《花隨人聖庵摭憶》也說：「張樵野（案：張蔭桓）之生平，則極關政局，為甲午至戊戌間之幕後大人物。」由於光緒皇帝的特殊眷顧，使得張蔭桓參與策劃新政成為可能。

蘇繼祖《清廷戊戌朝變記》說：「南海張侍郎曾使外洋，曉然於歐美富強之機，每為皇上講述，上喜聞之，不時召見。其為人雖無足取，然啟誘聖聰，多賴其力。」因受光緒皇帝倚重，故不時被召見（據《張蔭桓戊戌日記》統計，自新曆1月22日至8月22日，曾被單獨接見24次），屢問新法。王照說：「是時，張蔭桓蒙眷最隆，雖不入樞府，而朝夕不時得參密沕，權在軍機大臣以上。」在光緒皇帝心目中，凡涉及西方事務，張蔭桓的意見都帶有一定的權威性。因此何炳棣在〈張蔭桓事跡〉文中就說：「非蔭桓之先啟沃君心，則維新之論不能遽入，非蔭桓之為有先容，則變法之計不能驟行。」可見張蔭桓在戊戌變法中所扮演角色之重要性。

再者過去史學界總認為，光緒召見、任用康有為是出於翁同龢的密薦。據當時的軍機大臣李鴻藻的外孫祁景頤在《鞠谷亭隨筆》中說：「侍郎翁熱功名，又恃兩宮俱有援繫，德宗召見時，私有所陳，兼進新學書籍，如康南海之進身，外傳翁文恭所保，其實由於侍郎密奏也。」祁氏曾見過張蔭桓，此說應當是可信的。黃秋岳也說：「以予所知，康南海（案：康有為）之得進於德宗，實樵野所密薦。常熟（案：翁同龢）訶知德宗意，始具折保康。從南海自編年譜中，數見當時康梁與樵野往來之密。或疑南海年譜中言常熟者多於樵野，以為南海純得常熟之力，此實大誤。」因為康有為欲攀附翁同龢以自抬身價，自編年譜中，常虛構與翁交往的情形。若康有為真與翁過從甚密，翁之書函斷無不提及之理。由此可見保薦康有為的乃是張蔭桓。

因此力反變法的御史文悌在五月二十日奏過一本，本來是專為攻擊康有為的，但有連帶上張蔭桓的地方，奏章內曾說：「康有為兩三月中，凡至奴才處十餘次，路隔重城，或且上燈後亦至，往往見其車中攜有衾枕。奴才家丁問其隨僕，皆言其行蹤詭秘，恆於深夜至錫拉胡同張大人處住宿。蓋戶部侍郎張蔭桓與康有為同縣同鄉，交深情密，是則許應駢言其夤緣要津，亦屬有因。」應該不是空穴來風的。況且，國子監司業貽谷後來進一步揭露：「張蔭桓與康有為往來最密，通國皆知。康有為時宿其家，無異家人父子，數月以來，種種悖逆，張蔭桓實與康有為同惡相濟。」所以，蕭一山在《清史通論》書中說：「總而言之，有為之受知於帝，由於同龢，其向用變法，則由於蔭桓，所謂徐致靖、楊深秀、高燮曾、李端棻等推薦，皆係官樣文章，其奏疏全出梁任公手，觀梁任公先生年譜稿可以知之。惟諸當事人所親記，如翁，如康，如梁，均只言其一方面，實際暗中為之運用者，皆張蔭桓，而蔭桓之名竟不彰，殊可惜耳。」

又在戊戌政變發生前夕，北京傳著對張蔭桓極為不利的謠言。當時日本外相伊藤博文正在北京訪問，京師盛傳伊藤博文這次來華，將會被皇上延聘為客卿，希望透過日本的勢力，加強維新變法，而這個策略的主謀者，即為張蔭桓。張蔭桓後來在《驛舍探幽錄》中說：「此次伊藤係自來遊歷。我因與彼有舊，至京時來見我，我遂款以酒筵。伊藤覲見，又係我帶領。時太后在簾內，到班時，我向伊藤拉手，乃外國禮，太后不知。上殿時挽伊之袖，對答詞畢，又挽伊袖令出，就賜坐。太后皆見之，遂疑我與彼有私。及後有康結日本謀劫太后之說，太后愈疑我矣！」這事發生後，第二天戊戌政變，三天後張蔭桓被捕，其間自然有著密切的關係。

其實在張蔭桓被捕的前一天，他已受到監視了。張蔭桓在《驛舍探幽錄》中回憶道：「初八日辰刻，提督崇禮遣翼尉率緹騎至我宅，邀我赴提督衙門接旨。我知有變，因尚未用飯，令其稍待。飯畢瀕行，翼尉忽謂我曰：『請赴內與夫人訣』。我始悟獲罪，將赴西市。負氣行，竟步入內。抵提督署，各官均未至，坐數時，天已暝，仍無確耗，遂令人取行李住一宿。次日有旨，拿交刑部審訊。」這由於袁世凱初八日清晨的密告，引發了慈禧對涉嫌「圍園」、「逆謀」的新黨人物的大肆搜捕，太后也疑張蔭桓牽涉逆案。以致於初九日的捉拿新黨諭旨，甚至把張蔭桓的名字列在譚嗣同等「戊戌六君子」之前。



由於英、日等國公使的營救，張蔭桓得以暫免一死，流放新疆。但兩年後卻又以六百里加緊諭令將張蔭桓著即正法。學者馬中文指出，張蔭桓之死還須從庚子年夏季特定的政治氣氛中去尋找原因。當時慈禧在載漪等人的慫恿下，利用義和團濫殺洋人，並向世界各國宣戰，當時所有持反對意見的大臣，如：吏部左侍郎許景澄、太常寺卿袁昶、兵部尚書徐用儀、戶部尚書立山、內閣學士聯元，均以「漢奸」、「通敵」的罪名遭到殺害。可以想見，像張蔭桓這樣長期被守舊勢力罵為「漢奸」的外交家，又怎能逃脫劫難？馬中文更進一步指出，協辦大學士徐桐對戊戌變法極端仇視，戊戌五月曾上折「密參張蔭桓，詆為罪魁」，請將張「立予嚴譴，禁錮終身」，但光緒皇帝置之不理。政變發生後，徐桐「欲死蔭桓」，甚至叫囂「不殺蔭桓者是舉為無名」，但因外人干預而不得遂願。到了庚子五月朝旨命徐桐參樞務，遂得以將張蔭桓至於死地。因之可說徐桐是縱容慈禧處死張蔭桓的主謀人物。

張蔭桓自號紅棉老人，他的親戚李文田寫過一首紅棉詩「幽默」他。這首詩在當時膾炙人口，而張蔭桓見之不悅。詩云：

從來槐棘譽三公，誰識紅棉位少農。
半世英雄誇獨異，一條光棍起凡空。
繁華畢竟歸搖落，衣被何曾及困窮？
莫謂欲彈彈不得，二槌方議撼長弓。

其中「少農」是指他做戶部侍郎。「一條光棍」，謂其出身寒微。尾聯警告他說，請不要太得意了吧，徐致祥、徐桐這「二槌」（粵語「槌」和「徐」音近）正在準備整治（彈劾）你姓張的一頓呢。此詩似乎預知張蔭桓後來的悲慘下場，「繁華畢竟歸搖落」，可謂「一語成讖」！

延伸閱讀

- 任青，馬忠文整理（2004）。張蔭桓日記。上海市：上海書店出版社。
- 張蔭桓著；王貴忱注釋（1999）。張蔭桓戊戌日記手稿。澳門：尙志書社。

